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春秋配

### 第十三回 錯中錯撈女成男 奇上奇親夫是屍

話說奉官遣差打撈屍首的這一起人，在路上磨牙鬥齒，七言八語。這個說：「石敬坡多嘴，無端生事，叫人這樣勞神。」那個說：「若井中果是秋蓮，到好消案，也不枉這番辛苦。倘或差錯，石敬坡便不能無罪了。」賈氏抱怨道：「石敬坡可知我女兒是怎樣模樣，卻說的這般確切，真令人可惡。」石敬坡量著自己的見不錯，卻也不與爭論。一路來到井邊，石敬坡說：「到了，就是此井。」公差方才下得驢來，賈氏早已走到井邊，向裡一望：「白晃晃的又不是水，卻是什麼東西。」石敬坡聞言，急急近前一看，卻也看不清白，說：「這也奇了，為什麼井椿也不見了。你看那邊來了一個癱子，等他到來，問個明白，便知端底。」卻說來的癱子，就是侯上官，久成殘疾，拄著拐兒。因聞得巡按經過此地，又不知女兒逃往何處，恐弄出事來，時常在外打聽消息。忽見一伙男女俱在井邊，特來探視。石敬坡迎面問道：「這漢子我問你，這是誰家的井？」侯上官道：「就是我家的井，你問它做什麼？」石敬坡道：「這井椿哪裡去了？」侯上官道：「正是。日還在，今日為何就不見了？奇怪，奇怪。」石敬坡又問道：「這侯家莊上有個姜秋蓮麼？」侯老兒道：「張秋聯是我的女兒，昨夜逃走了，你問她必有原故。」石敬坡又問：「可是你的親生女兒麼？」侯上官道：「不是親生，卻是螟蛉。」石敬坡拍掌道：「列位如何，不是我錯了。」賈氏向侯上官問道：「敢是你把我女兒拐走了。」侯上官道：「我也遭你騙了。」石敬坡攔住道：「你二人不必吵鬧，秋蓮現在井中，撈起屍來，就明白了，何必如此。」侯上官道：「想是你騙我女兒下井的。」賈氏道：「不管他，我只問你要我的女兒便了。」公差喝道：「不得亂嚷，且叫人下井去撈起來再講。」遂對地方說道：「下井撈屍是你的事了。」地方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遂把地方卸下，地方細細一看，說：「怪道上面看見雪白的些東西，原來是些白米，弄上去好換酒吃。」正在忙亂時候，這巡按也雜在眾人裡邊，打聽消息。只聽眾人又問井中撈著屍首沒有，地方應道：「撈著了，不是個女子，原來是男人。」石敬坡道：「這是什麼事情，你還只顧取笑。」地方說：「誰與你取笑？你若不信，撈上來你看就是了。」說猶未了，早已將屍扯到井口。石敬坡看了一看。遂跌腳道：「好個成精作怪的東西，你害得我石敬坡好苦得緊。」賈氏向前一看，放聲大哭，說：「這屍首明明是我家人，不知他怎麼死於此處。」公差道：「你認得真麼？」賈氏道：「我和他夫妻多半世，難道認不真切？」遂描述黃道黑哭起來說：「我那屈死的丈夫，每日東奔西波，為名為利，不肯歸家，今日被人陷害，你那名在哪裡？利在哪裡？徒落得死而不明，真苦死人也！」哭了一會，照著石敬坡道：「這可是你把我男人害了！」石敬坡道：「昨晚真真是個女子，如今變成白髮老翁，只怕是井主移換了。」賈氏問癱子道：「是你把我丈夫害了麼？」侯上官道：「你看我這樣殘疾，還顧不過自己來，怎去害人？」公差道：「說得有理，連我也弄糊塗了。」巡按插口道：「我倒明白。」石敬坡道：「你既明白，何不說個詳細。」巡按道：「我卻不說。」公差齊道：「人命關天，這案官司正沒頭緒，你既說你明白，就拴你去見老爺。」巡按道：「我是秀才，你們拴不得。」公差道：「命案重大，你既多言，便是案中之人，哪管你秀才不秀才。」上前竟自拴了。巡按暗暗說道：「虧得是我，若是旁人，豈不惹出一場大禍來。我且帶著此繩，同他到公堂，看他怎樣發落。公差遂叫石敬坡和地方抬著屍首，同井主去見老爺。卻說石敬坡，因井中屍首不是秋蓮，又悶又悔，不敢回城見官，只推抬屍無力，故意遲延不走。公差一齊喊喊喝喝，往南陽城中而去。這且不表。卻說李翼那日別了敬坡，急急忙忙連夜往集俠山奔走，行了數日，早望見集俠山不遠。極目觀瞧，果然險絕，真是他們出沒之所。漸漸行來，已到山口，早有人攔阻，說：「你是什麼人，輒敢到此。」李翼陪笑施下禮去，說：「敢問大王可姓張麼？」嘍囉道：「正是。問我大王有什麼話說？」李翼道：「我是南陽府羅郡村，李相公門下院子李翼，有要緊事求見大王，煩為通報。」嘍囉道：「既是羅郡人，想是非親即友。你在此少等，待俺去稟大王，自有回覆。」李翼說：「有勞了。」這嘍囉急忙走到聚義廳上說：「啟稟大王，有羅郡李相公家人求見。」張言行道：「李相公是我故人，快傳那管家進見。」這嘍囉答應一聲，不多一時，把李翼領到堂前跪下。張言行認得李翼，慌忙走下廳來說：「你主人可好？有何事情來到此處，快快說來。」李翼跪下，滿眼流淚說：「主人有難，特來求救。」張言行將李翼扯起說：「你主人是讀書人，有什禍事，叫人不解。」李翼將已往從前，現今入監，問成死罪，說了一遍：「此來特與大王商議，設法解救，以全我主人性命，萬勿推阻。」張言行聞言，大驚失色，說：「我與他雖是朋友，猶如同胞，我不救他，枉生世間。但怎樣救他法？」想夠多時，說：「有了。為今之計，唯安排下山劫他監獄，救出仁弟，一同回寨，共享歡樂，別無妙策。」遂叫：「請你二大王來。」嘍囉答應，去不多時，二大王王海走來，敘過禮，下面坐定。張言行便將仁弟李花遭難在獄，李翼求救來由，陳說了一遍。王海道：「既是大哥的仁弟，即同我們已事一般，何敢推辭。不知哥哥如何救法？」張言行道：「快點寨兵，速速下山，直攻南陽府城，劫他牢獄，便是長策。」王海答應，收拾器械，準備糧草，明日起馬而去。

不知張言行能救出李春發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